

◎作家近况

季栋梁：亲吻西海固这片土地

本报记者 张鹏禹

西海固在哪里？曾几何时，只闻其名都会令人感到口渴。干旱、贫穷、落后，是贴在西海固头上的标签，也是困扰西海固人民的三个难题。行政区划意义上的“西海固”，因其历史上辖西吉、海原、固原三县而得名，虽然存在时间不长，却因“苦甲天下”而广为人知。在这片土地上，不屈不挠的西海固人民与天斗、与地斗、与水斗，谱写出一段可歌可泣的脱贫致富史。来自西海固的作家季栋梁，将这一切记录在长篇报告文学《西海固笔记》（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）中。

是亲历者，也是见证者

对生与斯、长于斯的季栋梁来说，贫困是刻骨铭心的记忆，他从小时的终极梦想就是“吃粮票”。“走在西海固，经过人家门口，不一定有人问你‘吃了没’，但肯定会问你‘喝水吗’。因为这片土地上，水真是贵如油。干旱的年景，甯里收不上水，吃水得去几十里外驮，因此只有这儿才有‘死水怕个勺勺舀’的俗语。”季栋梁说。来自生活经历的切身体会，让他思考西海固人长期挣扎在生存线边缘的原因。

在《西海固笔记》开头几章中，季栋梁梳理了西海固的贫困史。历史上的西海固，地处中国古代农耕文化与游牧文化的冲撞融合地带，生态环境恶劣、地理格局闭塞、兵患匪祸频仍，持续的社会动荡加剧了人与地的矛盾，到清末已是“赤地千里，十室九空”，以至左宗棠在给清廷的奏折中感叹，西海固是“苦瘠甲于天下”。但在这重重苦难背后，季栋梁也看到了西海固人民的坚韧与顽强。他穷究千年贫困的根由，是为了彰显一种人穷志不穷的精神和一种教敦日月换新天的豪迈。

1982年，随着国家启动实施“三西”农业建设扶贫工程，西海固开始“脱胎换骨”。这片土地见证了闽宁协作、脱贫攻坚等一系列国家重大举措取得的显著成效。2020年，西海固迈入小康社会，开启了发展新篇章。

“在这近40年时间里，我是亲历者，也是见证者。我深知这片土地上父老乡亲的迷茫与痛苦，也深知他们的奋斗与追求、梦想与希望。”季栋梁说。从2018年开始，他深入西吉、海原、原州、隆德、彭阳、泾源、同心、盐池、红寺堡等县区、乡镇、村庄，集中采访调研40次，将无数鲜活感人的故事记录在《西海固笔记》中。

今年4月22日，在“季栋梁长篇报告文学《西海固笔记》研讨会”上，中国作家协会创研部主任何向阳谈及这本书的写作时说：“一个小说家，去写作关于家乡的报告文学，以一种完全下沉的方式，这种姿态让我非常感动。何谓下沉？就是沉下去，深入生活、扎根人民。这本书是作者探究彭阳经验、蔡川模式、生态移民、劳务移民，观察治沙、养殖、水窖这样一些日常生活的细部，观察脱贫攻坚、乡村振兴的实践后收获的宝贵成果。”

原生态记录可爱的他们

《西海固笔记》从第六章“百万大移民”到第十九章“脱胎换骨”，选取代表性的重大事件，描写西海固农民在经济上摆脱贫困、精神上得到洗礼的巨大变化，作者用带有温度的笔触、原生态的手法塑造出一众鲜活的人物形象。

书中，彭阳县农民李志远双腿残疾，“连爬带挪”地义务植树24年、植树10万株，他评价自己“这辈子就活了个栽树”；盐池县治沙功臣白春兰，在女儿差点被飞沙活埋、一同治沙的丈夫因病辞世的情况下，几十年如一日地奋战在治沙一线，被誉为“人类征服自然的典范”；还有“第一书记日记”一节里把心交给群众的驻村干部和“闽宁对口扶贫协作”中涌现出的“闽宁人”…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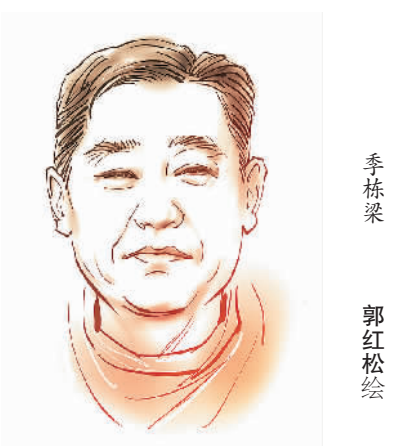
20多年来，数千名福建挂职干部、支教支医支农工作队员、专家院士、西部计划志愿者肩负着对口帮扶宁夏脱贫的历史使命，被亲切地称为“闽宁人”。他们中有被宁夏人唤作



“林妈妈”的原福建省扶贫办主任林月娟，任职10年40多次奔赴宁夏，把真情留在西海固；有世界菌草之父、福建农林大学教授林占熺，把“今生今世能做一件对人民有益的事”作为自己的追求……还有许多像他们一样默默无闻为西海固奉献的人，都是季栋梁眼中可爱的人。

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副总经理陈玉成，把季栋梁塑造人物的手法称为“原生态”。他说：“作者几乎不用任何修饰，完全采用原生态的手法，娓娓诉说着这些身边的凡人英雄，平静克制的笔触，难掩他们身上闪耀着的人的高贵与时代精神的光芒。”

“原生态”就是现实怎么样就怎么写。采访中，季栋梁印象最深的是在海原县一道山梁上，一位屹立在梁顶、白须飘飘的老人对他说的话——“哎呀，‘三西’农业建设，‘双百’扶贫攻坚、千村扶贫整村推进、百万贫困人口扶贫攻坚、东西对口协作、闽宁模式、精准扶贫、精准脱贫……哎呀，国家把心思用上了，把钱花上了，没有国家这么的帮扶，哪能把穷帽子给抹了，还与全国其他地区一同脱贫奔小康，做梦都不敢想哩，感谢得很啊。”在作者看来，老人的话朴实无华，比任何修饰都更有说服力。“老人一字不识，却能把国家扶贫方略一字不落说出来，足见这些政策推进得扎实、深入人心。”季栋梁说。



季栋梁

郭红松绘

唯有归来解乡愁

《上庄记》《锦绣记》《海原书》《野麦垛的春好》……季栋梁写过不少以西海固为背景的作品。“故乡变化太大了！从我这几部作品中也可以感受到。以前吃水难、行路难、上学难、挣钱难……说起生活，就一个字：难。现在吃上自来水、能上高速、有重点学校、土地增值、扶贫车间办到村上、家门口能打工……说起生活，就一个字：易。”季栋梁说：“最明显的变化是变美了。以前‘天干地枯’‘漫漫赤黄’，如今‘鸽子、麻雀、野鸡以及叫不上名的鸟儿欢叫着，在林间活蹦乱跳，在风中荡着秋千’。”

在《西海固笔记》中，既有作者亲身经历和采访得来的感性细节、生动故事，也有对历史文化根脉和红色基因的挖掘，举凡农村改革、环境治理、经济创新、旅游服务、教育扶贫、女性成长……林林总总，不一而足。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白烨评价说：“这本书堪称一部关于西海固的《史记》、百科全书。”

而作家自己，也是书中一个角色。第五章“我的生活记忆”中，处处流露出作者的乡愁。季栋梁说：“乡愁在任何一年龄段都有，只不过在别的年龄段，乡愁是模糊朦胧的，而随着年龄增长，我的乡愁越来越清晰了——故乡是用来回的。”

◎创作谈

痛饮生活的泉水

付秀莹

2016年，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《陌上》出版。时隔6年，我写了《野望》，这是我的第三部长篇小说。其间，2019年，我还写了《他乡》，城市题材。6年间，世界发生了太多变化，然而有一个心愿埋在我内心深处，在无数个夜深人静时分总思我、激励我，让我重新回到芳村，回到我熟悉而又陌生的“陌上”，去记下近年来乡村大地正在发生的新变。《陌上》之后，我其实一直在默默积累、默默蓄力，像一个农民，春天种下一粒种子，耐心等待着萌芽发叶、开花结果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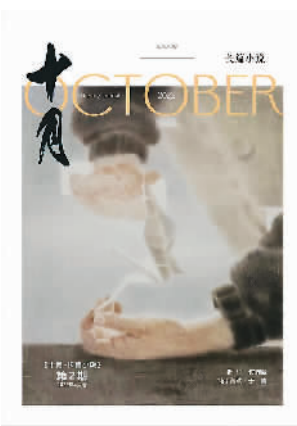
谈《野望》就不能不谈到《陌上》。如果说《陌上》是以散点透视的笔法，几乎挨家挨户对一个村庄展开书写的话，那么《野望》，则是把笔力聚焦于一户典型的乡村人家，以翠台一家为中心，勾连出若干亲戚邻里，及至乡土中国熟人社会盘根错节的深层文化土壤，包括经济格局变动、伦理秩序更迭、精神世界嬗变、价值观念激荡，以点带面、以小博大，发散铺展开来，着力描绘一幅新时代新乡村热气腾腾、生机勃勃的崭新画卷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《野望》的人物关系是与《陌上》一脉相承的。从这个意义上，《野望》可以看作是《陌上》的姊妹篇，它们之间血脉相连。那些曾经在《陌上》中走来走去的人物，而今在《野望》里，依然可以看见他们的身影。《陌上》中的农村妇女翠台，成为《野望》的女主人公，她是母亲、妻子、女儿，是家里的主心骨、定盘星，有着大地一般坚韧、顽强而又温暖绵长的生命力。依然是那个小小的叫做“芳村”的村庄，它不过是华北平原上最普通不过的一个村庄，主人公翠台，也不过是中国北方农村一个最普通不过的农村妇女。

然而谁能说，这一户或者几户乡村人家的生活变迁和命运转折，不能映照出新时代的日月山河和春风浩荡呢？

如果说写《陌上》的时候，我还总是被语言、修辞、结构、技法等细枝末节所牵绊的话——作家惯有的毛病吧——那么当我真正沉潜到《野望》的写作，竟然完全是另外一种状态。这么说吧，在《野望》中，我是忘我的，忘记了我的作家身份，忘记了那个自以为是肤浅幼稚的“小我”，满心满眼、纸上笔端，都是沸腾的乡村大地，是明月星辰下沸腾的人群，是生生不息的生活长河里的浪花飞溅。我得承认，是那片土地以及那片土地上平凡而伟大的人民洗涤我、修正我、塑造我、成就我。

写《野望》，我是信笔直书。我大口痛饮着生活的泉水，第一次品尝到别样的新鲜滋味——自然的、朴素的、真实的，繁华落尽，如同广袤丰厚的秋天的土地。（作者系《中国作家》副主编）



◎新作评介

一幅壮阔的金色画卷

——读樊希安长篇小说《黄金团》

赵泓

巴尔扎克说：小说，是一个民族的秘史。进一步说，那些暂未被书写、未被关注的民族历史，可以先交给文学。作家樊希安正是这样做的。他的长篇小说新作《黄金团》，讲述了一段至今鲜为人知的中国黄金部队的故事。1979年3月7日，应国家黄金战略储备需要，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黄金部队成立，主要担负黄金地质普查、勘探和生产任务，为我国黄金事业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。如今，这支部队已完成历史使命。樊希安发现，世人对其所知甚少，更遑论明了它的贡献。通过查阅资料、实地考察，他用40万字为这支传奇部队树起一座文学纪念碑。

《黄金团》揭示了黄金对国家的重要性以及黄金部队组建的必要性。作者认为，黄金作为一种稀有贵金属，是科学技术、国防建设和工业生产中不可或缺的原材料。同时，作为国际支付的准备金，它也是保证货币稳定的重要手段，党和国家历任领导人高度重视黄金的作用。小说以中国黄金部队的诞生为背景，从一个团人手，围绕山东莱州湾三山岛金矿建设展开故事，突出展示了当代中国军人的风采。一是特别能吃苦。书中借闻芳州之口说：所有军人都辛苦，“基建工程兵最苦”，往野战医院送的伤病员，数基建工程兵的军衣最破。二是特别能战斗。三山岛金矿最初想交予外国人开采，但他们提出的条件难以接受，于是国家决定自行建设。外国人断言：中国人不可能开采如此难度的海底金矿。黄金部队接受任务后，顶住巨大压力，克服种种困难，最终顺利完成了建矿开采任务。三是特别能奉献。十一团来到三山岛，官兵们都是和家人两地分居，舍小家为国家。大家夜以继日

工作，有的战士还付出了宝贵的生命。

《黄金团》的另一个重要价值是以丰富而准确的史料为基础，抽丝剥茧地追溯黄金部队的功绩。书中人物虽然大部分是虚构的，但在引述史实时使用的则是真实人物姓名。作者参阅了《中国人民解放军基本建设工程兵史》《中国武警志·黄金部队志》《中国武警志·黄金第二总队志》《无言的丰碑》《父亲的雪山母亲的草地》等文献资料，还原了黄金部队从建制、发展到改革的全过程，掀开了被遮蔽的历史面纱。小说还将黄金部队的建设、发展置于当时的国家政治背景进行审视，在还原历史的同时，保持着对现实的思考。

作为一部小说，《黄金团》塑造了鲜活复杂的人物形象，如温文尔雅的苏继轩、耿直冲动的牛幸娃、书生意气的阎芳州、单纯和善的杨玉琼、洒脱执著的左梅等。在语言风格上，通过巧妙而适当地添加方言及谚语，增加了小说的生动性和形象性，让叙述活色生香。如梁占刚把手里的茶杯放下说：“别再‘盖盖摇’了，消息已传得满天飞。”“牛幸娃以为王好是来找他‘唠闲话’的……河南人把闲聊叫‘唠闲话’，也简称‘唠’。”牛幸娃说他让着爱人杨玉琼是因为“大让小，哥俩好”。老金对苗丽萍说：“你这是河里冒泡——多余。”

《黄金团》以时间为线，以中国黄金部队的重大事件为节点，将纷纭复杂的人物、故事、史实安放于16个篇章中，铺陈开了一幅壮阔的金色画卷。作者游走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，实现了历史书写与艺术想象的良好平衡，写出了黄金部队如金子般熠熠闪光的精神。

（作者系西南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博士、四川省社科院文学所助理研究员）

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只“蓝鸟”

江飞

“小说，是记忆的嫁接与生长。”《蓝鸟》的扉页上赫然印着这句话，如一道闪电，让我们在主人公毕壮志由远及近拼命奔跑的身影中，回望自己的记忆深处，找寻青春的味道。毕壮志的身影孤独、倔强、不屈不挠，和作者俞胜以及我们自己部分重叠，又和我们所熟知的孙少平、高加林、于连、拉斯蒂涅等小说人物遥相呼应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《蓝鸟》是一部致敬往事的“记忆之书”，也是一部激励青年的“奋斗之书”、追求理想爱情与幸福生活的“寻找之书”。

“如果你知道去哪，全世界都会为你让路。”在我看来，《蓝鸟》就像《平凡的世界》的续篇，讲述了青年人怀抱理想，走出原生地、“到世界去”的渴望。和路遥笔下的双水村知识青年孙少平相似，木泥河镇知识青年毕壮志一时冲动，从中学退学，梦想成为养兔专业户，却被同学坑得血本无归。创业失败后，在亲戚乡邻的冷嘲热讽中离家进城，先后在县城二建公司当工人和成本会计，继而远赴哈尔滨，在茂朝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度过3年光阴，又到翔飞搬家公司干力气活，最后成为水果连锁店的老板。漫长艰辛的打工生涯，不断延展的时空轨迹，毕壮志一路跌跌撞撞、曲曲折折，却始终不放弃、不妥协，正如小说中言，“我虽然卑微，卑微如一棵小草，人人可以践踏。但却没有人可以轻易剥夺一棵小草享受阳光和雨露的权利。即使有人在我身上压上一块石头，我也要不屈不挠地从石缝中探出头来”。正是这种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和奋斗精神成就了毕壮志，使他平凡的生活绽放出耀眼光彩。

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，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青年。毕壮志是上世纪90年代经济转型时期

无数奋斗青年的写照，他的个人奋斗史、创业史也正是中国改革开放史的缩影。对于毕壮志这样的奋斗者来说，最大的挑战来自于乡村与城市的二元对立，这也是孙少平所经历的。毕壮志虽远离故乡，却依旧带着故乡的烙印成为“城市异乡人”，又承受着物质与精神的双重重压。他不能像孙少平那样，仅仅以“劳动”确立自我价值，而是要拼命挣钱摆脱与生俱来的贫穷，求得身份认同和心理慰藉。而他时常想起的“木泥河畔的柳叶与青草”，作为一种古典爱情和精神皈依的暗示，使他能够在汹涌澎湃的经济大潮中坚守自我，不至于迷失或淹没。相较于石一枫《世间已无陈金芳》中那个“只想活得有点儿人样”却最终失去自我的陈金芳，毕壮志最后的圆满，无疑是对孜孜奋斗者最好的礼赞与祝福。

作者以“蓝鸟”为题，意味深长。小说中多次出现这只蓝鸟，它曾见证“我”和宋燕秋在木泥河边的约会，也曾鼓励“我”在经历各种挫败之后不气馁、不自轻自贱。很显然，这是一只穿越时空的神奇的小鸟，是作者有意设置的象征意象，犹如比利时剧作家梅特林克笔下的“青鸟”（The Blue Bird，即“蓝鸟”），意味着对幸福的向往和寻找——尽管这幸福福带哀伤，却又给人以希望。《青鸟》译者郑克鲁先生认为，“青鸟包含着几层象征意义……作者用青鸟这样具体的事物来表示抽象的观念，他要说明，人类幸福是存在的，虽然我们总不能发现，以为离我们很远，但经过千难万险最终是可以找到的；即使会得而复失，也能再次找到。”无疑，毕壮志的成长史中，始终有这样一只飞翔的蓝鸟或

青鸟，它是具体的，也是抽象的，在默默地为其指引方向，也预示着一时的得失无法左右生活终将给予我们的答案。小说最后，毕壮志过尽千帆，却忠贞不渝，最终与初恋宋燕秋走到一起。于是，曲终奏雅，“有的人、有的事原本就属于你的，在很早的时候就注定属于你，只是在你成长的过程中，迷失了她。以后你所有的努力，都是为了找回她。”除了主人公毕壮志，小说还刻画了米云凯、李茂朝、张家奎、小六、小七等各色人物的奋斗历程和悲喜命运，充分体现了作家以心系苍生的姿态直面社会的写作态度。“作为一位作家，以虔诚的心来记录自己的时代，反映自己的时代，为自己的时代放歌，才能无愧于自己生活在其中的这个伟大的时代。”成为巴尔扎克式的“社会书记员”和“时代观察者”，无疑是一位优秀作家需要具备的大时代观。

“蓬山此去无多路，青鸟殷勤为探看。”或许每个人心中都住着一只“蓝鸟”，寻找理想爱情和幸福的过程，其实就是寻找自我、不断超越、永不止步的过程。（作者系安庆师范大学美学与文艺评论研究中心主任、人文学院教授）



本报电（记者赵晓霞）近日，“梁晓声青年文学中心”揭牌仪式在北京语言大学举行。该中心计划开办中国当代文学研究论坛、创意写作培训班、青年作家交流营以及开展“梁晓声青年文学奖”评选、梁晓声作品外译等工作。

据悉，中心将通过搭建多样化平台，激发青年学子的文学创作和研究热情，促进校内外文学文化交流，打造知名文化品牌，培育文学创作和研究人才。通过开展梁晓声作品外译工作，加快中国文化“走出去”步伐；通过文学创作、交流、研究，探索一

“梁晓声青年文学中心”揭牌

条高等教育办学与学术研究服务对接社会的有效途径，为现代大学新文科建设贡献力量。

中心揭牌当天，还举行了首届梁晓声青年文学奖、梁晓声奖学金颁奖典礼。